圭齋遺藁

三

共三

圭齋遺藁卷五目錄

圭齋遺藁卷五

宜寧 南秉哲 子明

記

晦谷公善政碑重修記

夫珠玉之美出泥土而始明松栢之直得扶植而逾挺凡事之顯晦時以進退者亦莫不待人而成若造物者存乎其間而誠以大善終不得掩矣昔我晦谷公仕 仁祖朝歷七道方伯俱以淸德著被選廉吏爲世所推宗此其赫赫大節昭載國乘而至若知郡時事則畧而不敘鮮得與聞於家庭之間矣及甲辰

春余忝　恩除安岳郡得公去思碑碑題淸白善政
在衙門數十武外而處於左右閭閻垣籬掩蔽泥汙
聚集傾踣之患在朝夕余愕然是懼擇地建一閣卜
日移妥衆目咸聳煥然改觀於是竊有所感焉噫碑
之建在崇禎紀元後七年則迄今爲二百有餘歲矣
上下乎此立石紀功者不知其幾而野火焚之牛角
礪之終歸於過鳥飄花之頃倏忽無跡者亦不知其
幾而惟此屹然特立於風磨雨泐之中者雖以公淸
德之所扶持而苟使余後至失今不修則亦安知其
不歸於一時湮滅者乎然而惟公遺愛之在邑如碩

果之存陽雖上九剝盡之際猶有復生之理則往而來者時也絕而繼者人也人與時至事無不立自今而往復有如我者至而修舉則此碑之壽豈有窮哉至於爲治之舊績世故屢變載籍俱空漠然無可覓但見氷清而月白搭一影子於碑面而已況余莅邑視事齟齬不能追遺愛之萬一尤有感於忝先之恥云爾

跋

璿源譜畧跋

維我　純元王后母臨五紀再御簾帷已酉震剝之會整天樞於垂傾挈坤軸而底定以后妃而行堯舜之化豐功盛烈曠宇宙而未之有粤我兩　慈聖殿下盛德至善紹休趾美宮闈之內協氣雝穆歲丁巳上與大臣禮官議上鴻號於　三殿將以揚徽致隆摹繪萬一嗚呼旻天不吊八月壬子　純元后上賓百僚嵩呼之慶遽變攀號之慟旣成服尊　孝裕王大妃爲大王大妃　明憲大妃爲王大妃以繼序之

次也迺追上徽號于 殯殿如常儀維爾 慈聖煢然在疚未敢以陳請粵三年己未十月癸卯 祔廟禮成始加上 大王大妃尊號曰慈惠 王大妃尊號曰睿仁所以蕆未遑之典也時領敦寧府事金汶根疏陳 憲宗大王治化之盛軼於三古請預定世獻之禮 上詢于在廷而僉同遂同日癸卯 上親祼 太室尊 憲宗廟爲世室 命宗正寺謹書于璿譜以臣秉哲曾忝太史 命識其後臣猥陋不知攸言竊伏念我 聖上光膺景命孝思罔極長樂承歡養隆備物寶牒熙號光燭無際至矣盡矣無遺憾

矣猗我 大王大妃思齊如太任事 純元后愉色婉容盡倫克敬宮壼化之施及遠邇 王大妃嗣徽如太姒事 大王大妃壹遵乎 大王大妃所以孝于 純元后弘敷柔敎丕闡母儀 聖上以事 純元后者事兩 慈聖嚴恭洞屬夙夜匪懈在昔年殷薦鴻徽於 殯殿而以未及乎兩 慈聖 聖心欿然三載如一日式至于今亟擧縟儀玉簡騰休於璧府金篆耀瑞於雲漢位以序而益尊德以號而益顯物采燀奕聲光昭濩斯莫非 聖上誠孝所極而兩慈聖徽音哲範祗承 純元后心法合於大德必得

之理也況以　先大王天縱睿聖亶聰明剛健之姿備文武中和之德潤如江海澤之渥也赫然雷風威之神也臨御十有五載攬乾綱而摠萬幾敬天崇祀之誠仁民恤刑之政惟　祖宗爲法以之寧謐區㝢浹洽滲漉　聖功神化之至允符乎殷宗周室世世右饗曁于萬子孫引翼勿替肆惟　聖上協謀神人參揆精義克成大禮適在于茲辰吉慶洊臻休祥畢應編之簡冊播于聲詩悠久齊天地輝光並日月不特　璿譜之所錄而已也傳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又曰上老老而民興孝　聖上崇報　先王若是其

極尊顯　兩殿若是其盛將見薄海黎獻日進於會閎之行咸歸於熙皡之化臣謹秉簡而歎之

璿源譜畧跋

昔歲辛酉我　純祖大王受終紀元景運重啓丕基是宅粤明年壬戌又有我　純元王后舟梁之慶正位儷極坤化肇闡謹按春秋人君踐祚特書其元后妃納吉必繫年月盖以王道基於履端生民本於妃匹其禮重其義大也伏况我　聖祖居正之治　聖母嗣徽之頌自是年始啓佑我後人駿惠我　聖嗣者自是年始則詩所謂於乎不忘之思其於是年當

何如哉 聖上十有二祀是年重回 聖孝不匱藹
然愀然追 先王負扆之初念 慈聖定祥之休且
於生成保護之恩思所以加隆闡颺之典仰稽彝憲
俯詢廷議月正乙未 上親祼 太廟獻冊寶追上
純祖尊號曰乾始泰亨昌運弘基 純元后尊號曰
洪化禮成成宗正寺謹書于 璿譜 上命臣秉哲識
後臣竊伏念惟我 先王純粹之德蕩乎無名而淵
穆端拱囿物泰和則唐虞雍熙之象也孽芽其間殲
厥渠魁則文武弛張之道也闢邪說扶正道彝倫有
敘則聖師繼開之功也三十四載如初元之日運而

不息基命益鞏則大哉乾元之道也暨我　聖母齊莊之德配我　聖人再御簾帷克殫劬勞横庚協瑞寶㫋凝光回綴旒而奠磐泰五紀陰功亦如嬪京之日黄裳之化於是至矣於戲天覆地載翊我　聖躬式至今日無疆之休以我　聖上法祖之念追周王之訪落體商孫之省度緝熙殫心靡不周至而書曰愼厥終惟其始弘璧琬琰若　先王踐位之始關雎葛覃若　先后于歸之始繼自今聖神承承爰及室家之壼圖終如是則寶曆緜長天休日至纘　烈祖之祜受　王母之福於萬斯年顯名懿稱將繼書于

是譜臣敬以是獻

重刊陶水部增損功過格跋

過有知與不知之二知居三之一不知常十之七而知者不可諫不知者覺斯改焉今之當官者異於是過果有不知者歟夫以人心之仁豈其無也是卷武人崔君星玉所重刊也凡當官者覽之彼覺斯改者固無論而雖不可諫者其將動心乎否耶余以爲得其位澤利民生者其功若算百則不得其位而刊是書者當算五十然使陶水部呂叔簡算之其或不五十於彼而百於此亦未可知也已

書後

書大藏一覽後

自古士君子論佛氏之法多矣至若韓退之原道篇曾子固梁書目錄序非不言之切而辨之詳然而其所論者即以仁義道德之說心性内外之別斥之以聖賢之道何其望之過而責之備也夫績毛飲湩之徒雕題漆齒之類父子不嚴男女不別故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佛則夷狄之一爾身不服堯舜禹湯之化目不睹詩書禮樂之文則雖獸行而禽心亦於汝何誅者也而能具知覺而識道理作法而教

其徒者已可謂庸中之佼佼則又奚暇論其法之善否也哉盖彼所云西天東土三十三祖既不知爲何人而又所云六十品因緣及一千一百八十一則文字亦不知爲何書而取其說而觀之則文章未逮於莊列論辨不及於揚墨然往往有治世病而砭俗汙者曰證明者能不自恃滿假也曰羼提者能不强愎聲色也曰煩惱者可以愧患得失之鄙夫曰堂獄者尤可以懼夫天下之惡人謂天堂無之則已有之必使仁者居之也謂地獄無之則已有之必使惡者居之也夫然則佛之說殆亦憫世而出者乎且其說之

善者足以戒無識之類而不善者無足以惑有知之士則士君子於佛氏之法但擯而不與之而已若以聖賢之道斥之其所以斥之者乃反爲尊之也蘇子瞻云佛書舊亦嘗看但闇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麤淺假說以自洗濯余以爲佛書之好止在於麤淺假說而如其所謂妙者不惟不能通亦不必通而不足通云爾

書李橘山尚書裕元壽藏記後

橘山李尚書景春年未至知命而作壽堂于楊州嘉梧之谷世或以太早譏之或以達觀稱之焉其友人

宜寧南子明曰其譏其稱其不盡知尙書之志也噫
昔尙書妙年蜚英受知　憲廟義兼父師恩同家人
出入邇密厥有年所而無祿遽遭己酉六月之變嗚
呼慟矣其在今　宗祊延洪日月依舊追先報今有
可以仰酬萬一而然絕髯之痛拖腸之冤蘊積結轖
于中星霜屢易而冤抑冞深軒冕倘來而振觸愈切
以當日之不能一慟卽殊終身若負大何天荒地老
刼盡灰飛而此恨無有窮矣尙書之有樂斯邱而終
焉之志者則爲其密邇於　景陵也雖然人或有自
擇其葬地而終不遂其意者盖窀穸之事常在於其

子孫在於其婦女家老堪輿禍福之術陰陽避忌之說易動其心而然也尙書知其然也故營兆域備儀物而以省其役借古人表識瘞器而以誇其地自製其銘而刻之石又遍求文字於知舊而以示其決意行之俾後人易其爲便其事不得不從其命也尙書之志其苦哉不然凶事之不預化臺蘭室之放曠尙書奚取焉余亦與尙書同其志者言之如此尙書必首肯也

書推步續解後

粵自淸初至今二百餘年宏儒輩出經學大備實事

求是六藝昌明以象數之學爲儒者所當務若王曉菴梅勿菴阮芸臺諸公或專門用工或治經傍通莫不造乎精奧淵微然余則謂以江愼修先生爲最何哉以其確信西法而不毀也信西法而不毀奚取焉以其公平也何以言之夫虞在璿璣周測土圭則步算之術非不畢具於三代之上然疇人之子弟分散羲和之法數不傳雜術參互妄作紛興漢魏之法蕪合圖讖唐宋之術拘泥演撰河圖洛書之數傳者非眞元會運世之篇言之無據履觀臺而領司天者皆爲合驗天失之彌遠是以躔離之爽交食之舛何代

不然而雖世有改憲後出愈巧知而不精言而不詳
障蔽尙存渣滓不去矣明萬曆間西法始入中國今
則用其法爲時憲中國之士乃通其術不惟從前知
者益精言者益詳而已得其所不覩而所不聞者甚
多而亦有中國素有之法而不能通者因西法而始
通者乃知其法之精明簡易過中國遠甚於是中國
之士病之如魏文魁吳明烜楊光先諸人前後譏斥
之然所以譏斥者皆妄庸逞臆徒欲以意氣相勝故
舉皆自敗而有聰明學識之士知其法之不可譏斥
乃有巧取豪奪之事於是乎地圓則徵之以大戴禮

里差則徵之以周髀經渾蓋相通則徵之以靈恩之論清蒙有差則徵之以姜岌之言九天重包則徵之以楚辭七曜異道則徵之以郄萌太陽之有高卑則徵之以考靈曜地有四遊也恒星東移而爲歲差則徵之以考亭先論太虛天行也月與五星有本輪次輪則徵之以康節星法月月法日日法天也三百六十整度則徵之以皇極經世書也苟有一毫疑似髣髴者則斷章取義敷演牽合援以爲徵至於螺旋牙輪微瑣之類無不如是故一事一物莫不奪之爲中國之法而亦莫不有其爲中國法之援徵誠異哉假

如其言西法皆是中國之所已有者師授旣絶不傳久矣譬若有人厥祖先有美第宅其子孫不能葺修而頹圮之有人依其制度而築焉其子孫者見之曰鋪之以砌是我家之法也又曰擎之以柱是我家之法也是亦我家也已遂奪以居之則天下無是理矣中國之士其於西法無或近是歟且以是爲尊華攘夷之學問故每見知識愈勝則其弊愈甚盖曆法者驗天爲長自三代以至于今或蓋之或渾之或輪之或撱之天何言哉大象寥廓諸曜參差不擇中西惟精測巧算是合彼日月五星安知世間有尊華攘夷

之義哉故以西法則驗者多以中法則不驗者多此豈非不可以怨尤者乎是以只論天之驗否不論人之華夷可也然曆象雖爲儒者之事不過是一藝西人之所能也知仁聖義忠和之德孝友睦婣任恤之行禮樂射御書數之藝咸通者中國之士所能也可尊也可攘也實在是而且攘之者卽攘其人非幷其所能而攘之也鯀之城桀之瓦何嘗以人而廢之歟彼西人者九萬里海外之蠢夷也不被堯舜之化不知禮樂之敎而以貨利爲命故强弱相食是慮是患惟器械數術是務其圓顱方趾雖類乎人其性也偏

其性偏故其聰明知覺亦偏偏則易專專則易慧故其所爲有時乎到底焉偏則隘隘則不能傍通故其所爲有時乎不移焉彼曆法之能勝於中國者一言以蔽曰精於測驗也其測驗之精實非一人一時之能乃終之以身傳之以世千百人爲羣千百歲爲期矻矻不已以得之也是所謂偏則專專則慧者何嘗其聰明知覺有勝於中國者而然哉譬風雨人所難占巢居知風穴居知雨未聞人與居巢穴者爭風雨也中國之士於西法亦如是觀可也或曰彼西人以其器械之精利數術之微妙誇耀於中國而遍行海

內一則爲交易也一則爲行教也其所謂教者虛荒誕妄不倫無理之說則稍有分个者知其爲禍人病國必矣然而浸浸然入於其中今伊川被髮之歎無處不有其故何也意者彼愚不知見其器械之精數術之微曰彼之器械數術能若是則其所謂教者亦必有若彼者矣由是之故染汙益衆也中國之士亦或慮乎是而故奪彼所以誇耀者使人知彼之能精利微妙者是實中國之所有而非彼所能自獲則豔羨之心無從而生矣曆法之斤斤於中西者其非爲此而然歟曰不然凡中人以下並其器械數術而不

知其所染教不在是也中人以上不待人言而知其
教之爲悖其所不染教又不在是也其染教一事是
當別論者也至於曆學知者少不知者多而況其辨
難中西溯窮源委則非博學多聞不能焉苟欲因是
以牖夫夫之迷其計甚迂遠矣夫善者善之不善者
不善之忠信之事也待人之道忠信爲貴而至若待
夷狄之道尤有甚焉故夫子言可行於蠻貊以忠信
篤敬也初利瑪竇湯若望輩以其曆算之法來中國
其時徐李諸公請設局而譯之爲崇禎曆指是善之
也譯已因諸議之携貳竟不用焉是不善之也其後

清人遂用其書是又善之也用之旣十年又因楊光先諸人之言復廢之是又不善之也其後五六年光先敗還用其法是又善之也法固一也而其善不善之無常彼本狡黠已窺中國之無定見然此猶屬於疎於曆法非德之二三也自是厥後雖未有廢棄之事然文學之士考據經傳窮搜冥索盡奪彼之所稱捌獲獨得之妙以爲中國之法然其所以奪之之辭亦多苟且矣彼旣久處中國能通言語以解文字一一得見其說知其無誠心揚善之意是乃疑以嫉能認以掠美其所憾有甚於不知之進退無據之譏斥

而輕易侮嫚之心於是乎生焉雖以近日所傳聞者
論之彼果無輕侮中國之心中國宰相知不可以貨
利動其心則自可無八百萬包苴之金既無其金則
自可無受其賂而背其囑之寃既無其寃則亦可無
天津之猖獗皇城之衝突此非不能以忠信見孚於
夷狄自侮而來侮之致哉事端各異大小不同則此
事不可歸咎於曆法之辨論而其損失體貌於夷狄
未能悅服彼心則一也故言之如此嘗見王曉菴數
理俱到測驗亦精顧亭林先生所言學究天人確乎
不拔者也其主持中法力攻西術特甚然其新法曆

次則不以赤道起算割圜則不以三乘得數所異者不過是逐限從消等捌立新名其實則用西法而亦皆因西法而得之者也梅勿菴積畢生之精力從事一藝是以所造能究極精微神明變化其於西法發明甚多然恒氣注曆及十二宮號論辨不已其可否已有定論而大抵此二條原不足爲曆理之大關係非不知之猶此費辭者直爲所謂鎔西人之姿質歸中國之型範之語所致也阮芸臺經術文學爲天下宗匠博極百家咸通三物古訓是式實用是務嘗掇拾諸史薈萃羣籍上自黃帝下至近世外附西洋凡

爲厤法算學之人錄爲疇人傳若梓愼禆竈之說太乙壬遁之方涉於内學者一不收焉已見其名義歸正後來讀者始知厤算本是儒者之實學古今名公大儒從事於此者甚多庶幾起其向慕之心而其論評則洞見本原深徹底蘊是非公而取捨正鉤玄摘微之旨分渭辨涇之義啓牖後學如示諸掌矣此雖與出法例成爲一家之言者規模不同其有功於厤算之學實莫之與京然於中西扶抑亦不免太過隨處張皇讀者支離余於芸臺之學嘗有心悅然惟此一事不敢無竊議焉惟江愼修確信西法未嘗詆毀

而或議其便否但持論公平無過激扶抑之語以是如梅瑴成以謟附西人目之夫江愼修亦中國之士而況其經學文章爲世通儒其所著述行於海內讀其書則其人可知抑以何故謟附於西人此不足多辨也盖先生之意曆象一術西法果善於中國則善者不可掩也旣因其術我之所獲益多則不可曰無其效也以其道反害其道君子不爲是故雖有可議每持紆餘不似諸人吹毛覔瘢之習不然以若先生淹博考證之學何難繙閱於斷簡殘編勦掠掩奪攻擊排斥不如人哉不徒如是夫相與辨難是非者惟

士君子爲能是以惟善人能受盡言否則少拂其意疑怒生焉彼西人者士君子乎善人乎況其曆算即彼之所恃而所愛也非其所恃奪其所愛則拂於其性當何如哉又況與不知周公孔子只知輪船火砲者有何較短長而論善惡哉故余之取先生不毀西法非但爲曆算其於待夷狄之道爲有得也余東夷之人也先憂後樂雖非所敢居所願則學孔子也所慕則在中華也每聞日邊消息不禁嫠婦之歎故借曆說而薄言之以自附於沔水鶴鳴之義而至若小邦之憂顧以菲材忝據上卿廊廟之事非敢曰不知

而既無嘉謨嘉猷而紓之則亦不敢私論

銘

清心堂銘 并序

楊岳政堂之扁曰清心夫禮樂刑法莅民之具也嚴明公平莅民之術也名莅民之堂捨此而爲彼必有以也余未能知之臆以敍曰昔國僑知民之病解弛也故治鄭以剛果曹參知民之病鍛鍊也故相齊以安撫古之善爲民者如良醫之視疾從所甚者而攻之矣盖漢有張武之愧晉有和嶠之癖世上半是之詩作於唐天下太平之歎起於宋自是以來江河日下風俗漸汙則今民之所病者亦可知也已苟欲醫

之宜有其術竊以謂名斯堂者其得之然乎否歟余又未能知之也詩曰相在爾室尙不媿于屋漏余之居是堂歲旣再周故作銘以自警且遺後之君子其

詞曰

坐此堂而治此衆者手書判决耳聽爭訟目識黑白長短口說是非輕重則四肢五官皆可爲利民之用也然手之濁也簿牒滯而百事積耳之濁也衆言囂而羣情塞目之濁也不能於辨別而能於貨色口之濁也不善於臧否而善於俸祿則四肢五官皆可爲害民之毒也夫四肢五官之不濁也民利孔瞻四肢

五官之濁也民害亦憀反於濁曰清物皆然心爲甚

文木杖銘 幷序

香山蓮峰大師致瓚訪余于安邑贈木杖三長皆過眉也瓚之言曰此俗名黑榧生於毗盧最高地體輕而直有紋甚怪沙彌得之削圓塗墨而待其乾以水滌之黑淦於腠理其皮膜堅硬處則墨退反白自然成紋余擇其硬直者依其法試之其紋尤細而奇有類畫家披麻雲頭之皴者果爲杖之可珍者也因以名之曰文木杖又作銘以贐瓚之歸銘曰

手以捫之有木無文目以擊之有文無木口以名之

曰文木杖杖杖以行之木文俱喪並三難合離一不成
誰其似之佛法衆生

吾叉硯銘

石可泐之而不可奪其堅也墨可研之而不可奪其
玄也士可貧賤而窮困之而不可奪其涅不緇而磨
不磷也爾與我而周旋性相近也

說

奕說

奕之道三百六十有一一是羸輸所由出矣盖其爲數小數然其術甚深微及其至也非天下之靜者莫能焉余癖於奕時使善之者賭賽而觀之有鋪列聲勢箕張翼舒如郝廷玉一用李臨淮遺法不遵規矩軌度隨機變遷如霍去病不師糟粕只守壁壘壕塹使敵不能先犯如晉之羊陸明之俞戚雖無赫赫之功而自不見敗然術出於才品出於性愜弘範圍者或遺於瑣尾巧黠竊偷者多昧於大體若備責其巨

細則鮮其人矣設或有積薪不疑之高手方其奕也目勞心焦役役於攻守刼奪之中而不自知其高雅清適之趣全輸於局外之人且當局者鮮不迷道在邇而求諸遠彼垂手於枰外者豈能盡勝於執碁者也以其胷中無得失之心故見機自明是以非天下之靜者不甚至也一行曰念貧道四句乘除語人人可爲國手余亦有小訣曰我自不競物莫能害求安心處無如局外非敢曰至也亦可裨於愼修之十要云昔陸氏以攻玉致家何氏以刻印養生天下之理一也是故雖小術入其妙則通其神有推此加彼觸

類而解者在況奕之爲技深且微者乎高君樂汝善奕且與余好以陸氏何氏之說贈之願君以是富而昌余以是壽而康乙巳九月書贈高君鎮豐

渾天儀說

渾儀舊制天經地渾天常三規合爲六合儀在外黃道赤道附于三辰儀在次內直距望筩附于四遊儀在次內天經規古云外雙規又稱陽經子午地渾規一名金渾又稱陰緯陰渾地盤地平四遊儀古云璇璣又稱璇樞遊規六合四遊之名自唐始宋書天文志徐爰曰渾儀之制未詳厥始王蕃言虞書稱在璇

璣玉衡以齊七政則今渾儀日月五星是也渾儀羲和氏之舊器歷代相傳謂之璣衡其所由來有原統矣尚書孔頴達疏曰璣衡者王者正天文之器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馬融云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衡其橫簫所以視星宿也盖後世之製儀測驗皆權輿於此也揚子法言問渾天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閎與妄人武帝時人耿壽昌宣帝時司農中丞始鑄銅爲之象和帝時賈逵作員儀順帝時張衡作銅渾天儀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吳陸績造渾象其形如鳥卵宋王蕃製渾象儀元

嘉年太史丞錢樂之鑄銅作渾天儀是後代有述作此其鑄造之淵源也洛下閎之儀無黃道或云賈逵加之張衡之儀具內外規南北極黃赤道列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緯錢樂之儀設黃道而不設黃道經圈四遊圈不貫於黃極唐李淳風以爲賈張舊儀推驗七曜於赤道不合於周禮土圭之義更造儀六合四遊用舊制始設三辰儀具璇璣月遊二規僧一行以爲後魏斛蘭所作赤道不動李淳風之儀以玉衡旋規別帶日道旁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携月遊法頗難術更造儀使黃道運行黃道內

施白道月環宋至道年司天正韓顯符製銅儀移三辰儀之黃赤二道置于六合儀皇祐年復移黃赤道附于三辰儀熙寧年沈括論舊法不合者十三事製渾儀而又去舊儀望筩旁之白道儀元祐年蘇頌製儀用六合三辰四遊之制而設四象天運二圈元郭守敬變渾儀之制製簡儀不設黃道設立運圈以測地平經緯明崇禎年山東布政使李天經與西洋人湯若望製渾儀設天球地球及地平上高弧康熙年製天體儀卽渾儀也鑄銅爲球以象天體黃赤二道鐫於球面而不設規乾隆年製璣衡撫辰儀設遊旋

赤道去黃道地平兩圈此其制度之異同也水運之
用始於張衡而盛於梁令瓚天運之設刱於張思訓
而盛於蘇頌盖歷代以來其法漸密其用漸便至於
西法入中國三運螺旋之器平行借弧之表無不畢
具巧思精造蔑以加焉今考諸法損益煩簡作新儀
儀凡五重八圈其外環即地平圈附於跗坐以準方
向及地經立子午圈以象天經中結赤道圈以象天
緯次內立三辰圈以象宗動左旋中結遊旋赤道與
黃道兩圈以象七政運行次內立載極圈以備表圈
推移次內安四遊圈以爲占候之用盖於崇禎渾儀

去其星地兩球於乾隆撫辰取其遊旋赤道竪圈則不爲雙環窺表則恒用平行是爲簡易於造製與測量焉

渾蓋通憲儀說

四庫全書提要曰渾蓋通憲圖說二卷明李之藻撰是書出自西洋簡平儀法盖渾天與蓋天皆立圓而簡平則繪渾天爲平圓矣渾天爲全形人目自外還視蓋天爲半形人目自內還視而簡平止於一面則人目定於一處而直視之之所成也其法設人目自南極或北極以視黃道赤道及晝長晝短諸規憑視

線所經之點歸界於一平圓之上次依各地北極出地以視法取天頂及地平之周亦歸界於前平圓之內次依赤道經緯度以視法取七曜恒星亦歸界於前平圓之內其視法以赤道為中圈赤道以內愈近目則圈愈大而徑愈長赤道以外愈遠目則圈愈小而徑愈短之藻取晝短規為最大圈乃自南極視之晝短規近目而圈大其意以為中華之地北極高凡距北極百一十三度半以內者皆在其大圈內也梅文鼎嘗作證補一卷其說曰渾蓋之器以蓋天之法代渾天之用其制見於元史扎瑪魯鼎所用儀器中

竊疑爲周髀遺術流入西方然本書黃道分星之法尚缺其半故此器甚少蓋無從得其制也茲爲完其所缺正其所誤可以依法成造云

簡平儀說

四庫全書提要曰簡平儀說一卷明西洋人熊三拔撰據卷首徐光啓序盖嘗參證於利瑪竇者也大旨以視法取渾圓爲平圓而以平圓測量渾圓之數也凡名數十二則用法十三則其法用上下兩盤天盤在下所以測赤道經緯故有兩極線赤道線節氣線時刻線地盤在上所以取地平經緯故有天頂有地

平有高度線有地平分度線皆設人目自渾體外遠視其正對大圓爲平圓斜倚於內者爲撱圓當圓心者爲直線其與大圈平行之距等小圈亦皆爲直線地盤空其半圓使可合視二盤中挾樞紐使可旋轉用時依其地北極高度安定二盤則赤道地平兩經緯交錯分明凡節氣時刻高度偏度皆可互取其數天盤用方板上設兩耳表以測日景地盤中心繫墜線以視度分立用之可以得太陽高弧度既得太陽高弧則本時諸數亦皆可取盖是儀寫渾於平如取影於燭雖云借象而實數出焉弧三角以量代算之

法實本於此今復推於測量法簡而用捷亦可謂數學之利器矣

驗時儀說

儀面白磁圓周細點爲六十秒分次內句寫十二爲晝夜六時之初正以紀鐘聲之節自丑末初一止子午正十二儀心三表貫於時邊中輪之軸細而最長者爲秒針貫於刻輪之管稍大而長者爲刻針貫於時輪之管大如刻針而短者爲時針儀內分左右以安時鐘諸輪時邊四輪（或設五輪）在下設六十齒而如工字形腰具小乳爲第一大輪在次上設五十四齒爲

第二次輪又在其上設四十八横齒爲第三中輪又在其上設十三仰齒爲第四小輪如曲尺形一股横在小輪齒間一股垂在後面搖動者爲遊錘鐘邊四輪或設五輪在下設六十齒而如工字形腰具小乳一面又具十二小杙爲第一大輪在次上又設六十齒爲第二次輪又在其上亦設六十齒一面具一小杙爲第三中輪又在其上方形銅片爲第四風輪儀上小鉢形爲鐘横杠於前後銅版杠端具横股與鐘邊大輪之小杙相切杠中立莖莖端安小銅片如繭近在鐘傍者爲槌貫衆輪横安於前後銅版者各爲衆輪

之軸獨時邊小輪之軸別具安處立之軸皆有六齒牙輪而獨兩大輪之軸無之大輪齒與次輪之牙輪相切次輪齒與中輪之牙輪相切如是遞切而上兩邊俱同銅版前面設四十齒而限二十齒兩界具二小杙中心又具八齒牙輪而貫於時邊大輪軸之端者爲初正輪當中三輪同貫一軸設二十齒中心具圓管貫於時邊中輪軸之端與初正輪之齒相切者爲刻針輪又具管而設四十八齒疊貫於刻輪之管與初正輪之牙輪相切者爲時針輪設十二齒漸次淺深刻之如螺頭形者爲數輪數輪錮合於時輪之

前面刻輪小而在內不見小曲銅片一頭如斧刃貫於鐘邊中輪軸之端者爲止輪鐵在初正輪上張兩股一垂一橫而橫股具小杙者爲人字鐵在止輪鐵上橫身而帶小股股端如刃者爲杵股鐵在止輪鐵下三股如山口形頭戴十五細斜齒而另具一小杙者爲鉅頭鐵又在其下圈而曲者爲乙字銅條止輪鐵之一頭切鉅頭鐵之小杙一頭斧刃待輪轉漸次旋推鉅鐵之齒人字鐵之一股下切於初正輪之小杙一股橫切於杵鐵之頭橫股之杙從銅版孔入內切於鐘邊中輪之小杙杵股鐵之刃形切於鉅鐵之

第一齒鉅頭鐵之下股切於數輪之齒乙字銅條屈而求伸恒力推鉅鐵掛連環銅綆於兩大輪之腰如葫蘆形懸綆在中者爲懸錘盖錘重求下則第一輪軸隨而轉於是第一輪齒遞轉第二輪之牙輪第二輪齒又遞轉第三輪之牙輪如是傳至第四或第五輪若無物以制之則各輪之力不能任錘重耆然急轉錘頃刻下地兩邊俱同時邊則用輪恒轉而記時故有遊錘往來於小輪之齒間而節之往順而轉來逆而挽使各輪之轉有序而無急第一輪最遲其次稍速又其次稍速漸次而轉鐘邊則用輪恒不轉而

但擊鐘借輪轉之力故有止輪鐵恒止之且若擊鐘專任輪轉之力則亦不免輪之急轉而槌之疾擊故有風輪借風力滯其轉而緩之此儀內諸物之用也初正輪則隨時邊第一輪軸而轉以四十齒切刻針輪之二十齒本輪半周當刻輪一周以四刻一小時分二十齒則五齒當一刻一周當四刻本輪之牙輪則以八齒切時針輪之四十八齒牙輪六周當時輪一周以四刻一小時分四十八齒則四齒當一小時初正輪半周當刻輪一周則牙輪四齒亦當刻輪一周故四齒當一小時一周當十二小時初正輪轉二十齒則刻輪之針指四刻而牙輪亦

轉四齒使時輪之針指時之初初正輪又轉餘二十齒則刻針復指第四刻而牙輪亦轉餘四齒使時針指時之正鐘輪之機亦管于時輪初正輪轉到半周二十齒則齒傍小杙推人字鐵之股其又一股遞推杵股鐵之頭又股端小杙在銅版內往支鐘邊第三輪之小杙杵鐵被人鐵之推其刃形脫於鉅頭鐵之齒間則鉅頭鐵無鎖因乙字銅條之力推乃急爪而其下股之小杙往切於數輪之齒間以止之切於數輪之淺齒則爪少切於深齒則爪多爪多則鉅齒之脫亦多爪少則鉅齒之脫亦少切數輪之第一齒則

得鉅齒一切第二齒則得鉅齒二如是止十二齒是爲鐘聲之數鉅鐵爪而止輪鐵亦卸然人鐵之杙尚支鐘邊第三輪之杙各輪不得轉初正輪又轉過小杙則人鐵股脫而還垂其一股之與鐘邊第三輪相支之小杙亦脫於是鐘邊各輪乃轉而第一輪之小杙因輪轉之勢推鐘槌杠之横股而舉之杙過則鐘槌因還下之勢以擊鐘又止輪鐵之一端刃形隨輪轉漸次切推鉅頭鐵之齒盡其所脫之數使杵鐵之刃形還鎖於鉅鐵之第一齒則本鐵之一端亦還切於鉅頭之小杙於是各輪復止轉此銅版前面諸物

之用也一儀之用在旋轉故設輪既得旋轉則又其用在遲速故設齒時邊各輪之齒接數遞減之鐘邊則無定算遲速之妙又在輕重設輪多則遲設輪少則速輪大而齒多則遲輪少而齒少則速懸錘輕則遲重則速以少齒轉多齒則遲以多齒轉少齒則速遊錘重則遲輕則速遊錘之杠齒正則遲斜則速此其大畧也又有一種坐儀卷鐵置筩中捩之使屈（俗稱胎葉鐵）筩外纏鐵綆（俗稱羊腸鐵）綆之一端係於卷鐵之端筩具軸安於前後銅版又造累級輪（或稱塔輪）中設不逆環鐵綆之一端係於累級輪亦具軸安之以鐵七轉

累級移移纏鐵綆則筩中卷鐵由屈求伸並筩旋轉復移鐵綆盖以卷鐵代懸錘我東不能造胎葉鐵無以作坐儀此外物事之增減制作之變通形貌之異同不可殫記也自鳴鐘本西洋驗時之儀明萬曆年始入中國人皆異之吳梅村詩至有異物每邀天一笑自鳴鐘與自鳴琴之句今則甚多在我東者亦不下累十百事按瀛環志畧海國圖誌等書西洋各國皆造此儀而佛郎西則都城有鐘表匠二千人每歲造時辰表四萬件自鳴鐘一萬八千架其法時時變易奇巧出人意表以是觀之鐘之幾遍天下宜哉阮芸

臺自鳴鐘說曰西洋之制器其精者曰重學重學者以輕重爲術凡奇器皆出乎此而其佐重學以爲用者曰輪曰螺是以自鳴鐘之理則重學也其用則輪也螺也又曰自鳴鐘之制出于古之刻漏刻漏有四曰銅壺曰香篆曰圭表曰輥彈輥彈卽自鳴鐘之制宋以前本有之失其傳非西洋之刱造

渾平儀說

儀南北面外周爲赤道規兩面在下曲線爲蒙景弧其上又一曲線爲地平弧兩弧之間及地平之上皆虛之在內旋轉爲渾平版窺衡在赤規南面中心是

儀友人朴桓卿製也盖其法平立渾象故兩極爲心赤道爲周地平則隨地而異亦出於簡平渾蓋之覗法而爲儀簡便甚善

地球儀說

畫經緯線布列坤輿全體於渾圓者爲地球貫於球者爲兩極軸承兩極者爲半周弧又承半周弧者爲勾股架二圈十字相結抱球四合而樞於兩極者縱爲子午橫爲赤道在赤道之外樞於卯酉而南北上下者爲利用圈在赤道之內樞於兩極以東西旋轉者爲里差圈直立利用圈之腰適當子午圈之交者

為測日表是儀亦朴桓卿所製也其自序畧曰粤東夷寇之餘有邵陽魏氏源輯海國圖志之書蓋為算海審敵而作也據其書作地勢儀一具其分經緯於渾圓之面而周布河海邱陵者坤輿之全體也貫以軸者兩極也承之以弧倚之以勾股而低仰之者極出地之高下也抱地四合而轃樞於兩極者子午卯酉之弧也卯酉今刪圈于腰者赤道也識赤道而東者十二辰也其南其北皆占二十有三度又半而識子午弧之背者二至限也分疎密為十一者氣候限也立於赤道午弧之交者測日表也表今移置於利用圖居于內而

樞于兩極坤輿萬方無不受其量度者曰里差尺也居于里尺之外赤道之內而樞于卯酉弧赤道之交者曰利用尺（利用尺今移置於赤道之外而卯酉弧今删去則樞於赤道圈之卯酉二處）舉之當二至之限則爲黃道之圈弛之當極出之度則爲地平之圈遊乎環兩極二十有三度半之內則爲四時賓餞之表遊乎兩極赤道之間則爲諸方斜距之尺故曰利用此儀之制也夫置諸赫曦之下而其受光也有明暗則一舉目而知萬國之晝夜焉表景正直（以沒景爲準）其國方中於東乎於西乎承之以午弧切之以里尺考之于赤道之識則知萬國之早晏

焉表景攸指今表隨利尺上下於南乎於北乎眡其及於疎密者則知萬國之寒暑焉欲知南北之距者考緯度于里尺焉欲知東西之距者先切之以里尺考經度于赤道焉其欲於須臾之頃而周知四時日夜之永短者低昂其出極轉移其向背焉若夫坳堂之上不見旭日而能準測纖密者里差利用之尺迭用而不窮此儀之用也盖前人之作有乾隆地球之式然諸法之悉具大同歟小異歟所未能詳焉爾云云按自古制器象地載於書籍者張平子之地動儀始見其法不傳厥後則惟乾隆所製舊儀及是儀而已舊儀

之制只設子午一圈北極上加時盤黃赤二道畫於球面若論二儀之用其求時刻則理同而法不同求道里則舊儀只憑其經緯線而是儀有經緯線又用圈尺理同而詳約不同而若隨測各候之遷移斜敧諸方之遠近又舊儀所未備也盖是儀非徒刱出於我東實地學之善器也

勾陳天樞合儀說

象限形一面安勾陳儀在一直邊之兩端者一爲帝星一爲勾陳在象限形內二圈外爲節候圈內爲時刻圈繫於時刻圈中心恒下垂者爲懸表又一面安

天樞儀在弧上二圈外爲節候圈內爲時刻圈安於對弧直角上者爲窺衡衡之一端切於時刻弧盖求夜時難於晝時而月星諸儀中惟勾陳儀其制度與用法爲簡便玆造一具而然未諳星宿者猶難辨識故新造天樞儀以附之天樞卽北斗第一星爲其在漢陽地平恒不隱而且體大易見又無人不知也

兩景揆日儀說

三版如山口形後立版與下橫版上縱直線爲節候線橫斜線爲時刻線前立版爲兩景表盖北極高低不同則晷影長短亦隨地不同而我東疎於曆象晷

儀恒用中國所製致日授時其道闕焉李君尙爀深悟其學以我東極高度及新測黃赤大距推算太陽實景製是儀驗諸日躔實軌毫分無差實我東之刱有而太陽高度有視實之不同卽因地半徑視半徑蒙氣三差也地半徑差出於地心地面蒙氣差出於本方地勢一定其率常不變而視差則隨太陽高卑之變而變然太陽最卑行六十年僅行一度有奇而視半徑高卑大差不過三十二秒有奇則最卑之行所關無幾故一製此儀可以累百年通用允爲久遠之器也

量度儀說

儀凡八物方版一子午大圈一黃道遊圈一半周量度版一分緯距等線一量角直線一量弧曲線二是儀家弟子裳因梅勿菴平儀論弧三角以量代算之法以製也按以量代算之法本出於熊三拔之簡平儀其理則以側望斜覘之形寫于平面以爲正形以躋縮不齊之度應于外周以爲實度而其用則專在於距等之限故其法先畫平圓大圈次畫距等小圈視距圈所距之限歸于外周以得弧度視距圈相交之處亦歸于外周以得角度比於推算非不十分便

捷而然有一弧角必有一圖而有一圖必有屢次繪畫雖無握布之勞未免筆寫之煩今以器代圖則諸物咸具爲用更捷盖勿菴之法出於簡平儀子裳之儀出於勿菴之法而觸類遞長可謂後出之巧矣

賭射說

學射者以射賭賭其中而傍觀者以其射人賭賭其貨俗稱賭射是也以賭射比比有傾產者於是掌法者禁焉夫已氏曰是不可禁也夫信民之所庇也是以患民之無信不患民之無產彼賭射者背不負鞴手不決拾而以言爲賭贏者自居輸者自安雖傾其

産而不渝是賭信也爲民上者撫小民以信今民自賭信是不可禁也舉是有質於圭齋者圭齋曰昔公孫龍言則是也理則非也夫已氏理則是也言則非也

圭齋遺藁卷六目錄

圭齋遺藁卷六

宜寧　南秉哲　子明

讀書私記

易

用說桎梏

蒙初六曰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初六之蒙人之始于罪由其心之蒙昧非故犯者也治之之道當寬猛相濟使恩威並行則民易從若專刑往而不知反則下無完民是可吝也夫刑者非得已而用者所以發其蒙使民有知不犯而說其桎梏

經云刑期無刑傳云生道殺人皆用説桎梏之意後世人君不知此意刑罰之際用其已私已所愛者罪雖重而罰或輕已所惡者罪雖輕而罰或重甚而至於搆虛揑空而殺害無辜者亦不仁之甚者也

説之大民勸矣哉

兌之彖曰説以先民民忘其勞説以犯難民忘其死説之大民勸矣哉説雖吉德亦不宜過若過説施之君臣則流于諂媚施之父子兄弟則亦忘其諫諍施之夫婦則溺于私昵施之朋友則爲善柔

便辟而非責善皆不可惟施于民則無不可民過說則政治益隆民益說則邦基彌固民者不可須臾不說者也湯誓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此是民不說之所致也

書

人心道心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先儒爲之說曰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又曰人心如船道心如柁其餘解釋議論之說紛然甚多余以爲於此不必多端見易之坎卦可以知人心道心也坎之辭曰習坎有孚維

心亨行有尙文王於六十四卦獨於坎卦以心爲言者爲其坎卦之象可以象人之心也形屬於陰心屬於陽凡人之身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爲之主者卽心也惟坎卦之象一陽在於二陰之中以此反觀於身凡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卽非坎卦之二陰乎心爲之主宰於中至虛至靈卽非坎卦之一陽乎能存此心使一陽爲主於內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卽非道心惟微之謂乎苟爲二陰所陷而徇耳目口鼻之慾卽非人心惟危之謂乎陽固不離於陰而有以宰乎陰心固不離於形而有以

主乎形心爲形役則道心卽人心矣是以聖人能精以察之一以守之使道心常爲之主也此文王所以得堯舜禹傳授之心法以啓後學眞血脉路故余以謂見易之坎卦可以知人心道心焉云爾

詩

日有食之

日食者月體掩日也日君道月臣道陰侵陽臣侵君之象天變之大者也是以書曰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禮曰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以蕩天下之陽事仲尼作春

秋凡有日食必爲書之其意有在也人君者位貴居尊恐其志移心易故聖人因其變常而作爲勸戒使之敬天加惕遇災修德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而警人君者周宣所以中興是也後世之爲算學者以交緯定入交之淺深以兩徑定食分之多寡以實行定虧復之遲速以升度定方位之偏近以地度東西定加時之早晩日日食月掩日也月在日之下人又在月之下三者相凖則有日食日月正相對而地在中央三者相凖則有月食月食由于地影日食主人目盖

月卑日高相去尚遠人自地視之其食分淺深及
虧復之時刻隨東西南北而移故視會與實會不
同日月之行有其常度終古不變日食非爲災也
余以爲其術非不精也其說非不盡也此足爲疇
人之學而不足爲士君子之學也人君者旣極尊
貴惟其所敬畏者天也今若以日食星孛並以爲
非災則人君其將從何而有戒懼之心哉且昔楚
莊王見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
忘余歟君子善之爲人君者若見其昭昭大明忽
爾殲亡俾晝作夜日交會之常度頑不知爲懼則

是豈與謂天命不足畏者有異哉是故君子雖有奇技異術不合於聖賢之學則不之貴也

論語

道千乘之國

千乘馬註依周禮包註依王制孟子集解兩存之集註朱子以馬說爲可據近儒或據左傳或據論語中泰伯先進等篇取包說按集解雖兩存之先馬而後包其意可見朱子之取馬說非但從集解之義至若恐非八十家所能給云云卽仁民愛物之至意而近儒之必取包說何哉盖其胷中先有

漢學宋學門戶之見惟以立異爲主故也古制之無可確考王制與周禮一也而從朱子之說則爲省繇薄賦之君子從近儒之說則爲引經聚歛之小人不可不辨也

貧而樂

集解鄭註樂志於道集註釋樂而不及道字近儒以不舉道字多非之按集註註經文非註鄭註則不舉經文所無之字本非所失而且只舉樂字樂道之義自見故也盖近儒之說實出於論尋孔顏所樂處之意夫尋孔顏所樂處雖曰可論奚爲延

及於此哉且近儒多引史記弟子傳文選幽憤詩註等書爲樂字下有道字之證然若坊記引此作貧而好樂又何爲哉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釋文作患不知也義疏作患已不知人也按此二本各於文理疏暢可備一說

北辰居其所

集解邢疏北極謂之北辰常居其所而不移集註北辰北極天之極也居其所而不動也按今厤家距赤道一象限恒靜不動處爲赤極卽名北極是

無星處也又紫微垣內有五星前星名太子次名帝次庶子次名后宮次名北極卽史漢所載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然此星亦動也凡天之無星處曰辰如天上十二辰是也而無名北辰者也爾雅北極謂之北辰考工記匠人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公羊何註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周髀冬至日加酉加卯之時立表繫繩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致地識其兩端中折之以正南北與今法測勾陳同然則爾雅考工何註周髀所言極星及北辰皆有動而論語北辰則指不動

即今法測近極大星高低度折中取之之無星處是今曆家所稱北極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

集解包註色難者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爲難集註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以包註謂亦通按色謂父母之顏色故難謂承望顏色先意順志爲難若以色爲子之顏色則愉婉之溫潤之皆在子之事禮曰親擠色容不盛孝子之疏節也色爲子之顏色則不足爲難之義

求爲可知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爲之說者皆以爲當求爲可知之行惟謝顯道云此論猶有求位求可知之意在至論則不然余以爲君子當以不以無位爲患而以無所立爲患不以莫已知爲患而以求爲可知爲患第四句雖無患字當承上文患字之義可也夫以文勢言之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之節則不患無位之不患卽爲不患之義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之節則不患莫已知之不患非爲不患卽爲患之之義子曰人不知不慍又曰不患人之不已知知豈有君子患莫已知

也且求爲可知之道非他即砥身礪行使人知已之善也爲名利而爲善則其善必不誠爲利祿而效忠則其忠必不盡若砥身礪行汲汲然但爲人知而爲之則便不是亦無所不至矣

孟子

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梁王對賢者其言先及於利人君之言已不當如是而孟子之所以深折之者不止在利實在於利吾國三字也凡人若只知有我而不知有他則其私小之心鮮不至於以鄰爲壑者況人君者民之

標極行一事而四方其視之出一言而萬姓其聽之當至大至公常存無物無我之心書曰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又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其心愧恥若撻于市此古昔聖主哲辟之所以爲心也梁王出言先及利語利必吾國是以孟子以大夫之吾家士庶之吾身對之急急然挽之以仁義仁義者卽大公無我之心也楚人失之楚人得之仲尼以爲小之况其小於此者乎

人君之於民也民之所樂則君雖不樂不避也豈豈能獨樂哉

可樂民之所不樂哉且民若不樂則君雖欲獨樂亦不可得也此之謂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昔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吉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未幾而卒君子曰知命人君爲民之心死且不避況其外者乎

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古之聖帝賢君其爲民之心可謂盡矣堯若腊舜若腒大禹手足胼胝文王不遑暇食此之謂盡心也梁王不知檢不知發而只以移民移粟爲盡心

此何足爲盡心也哉且梁王之所以爲盡心者實出於爲民之多於隣國也非徒區區小惠不足爲盡心亦全昧正其誼不謀其利之義也　盡心者盡其誠心也凡事能盡心之人自不知其盡其心梁王自以謂盡心則便不是盡心也

王無罪歲

有曰水旱饑饉聖賢所不免安得全然不罪歲乎曰不然水旱饑饉罪誠在於歲也當水旱饑饉之歲茫無接濟之術坐視斯民之塡溝壑是誰之罪也書曰洚水儆予儆予云者遇災反躬益修其政

之意也爲人君者豈可見塗有餓莩而歸罪於歲也哉天地以生養爲心而以其所不及之權則付之於人君雨暘之不調燮理之生民之失所貧接之此之謂聖人參贊化育之功也若於凶荒札瘥漫不知區處而徒歸罪於歲凶則惡在其天之所以立君之意哉

寡人願安承教

梁惠王不仁之君也其於孟子之言其所逆耳者甚多問利則對之以仁義問臺池鳥獸之樂則對之以與民偕樂問民之多於隣國則對之以王無

罪蔵其所不合若氷炭之不相容然梁王猶知其
言之善故曰願安承教其不仁之心亦有所悚動
也漢唐以下庸闇之主多於人臣諫爭之言不問
其是非不察其曲直惟逆耳之甚疾恨不得鉗緘
天下之口抑有愧於梁惠王也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
世豈有嗜殺人之理也人豈有嗜殺人之心也盖
春秋之時功利之毒中於人心者深害於政事者
大其於仁政若異膜然於王道若隔世然興兵搆
怨殆無虚日是故孟子以爲今夫天下之人牧未

有不嗜殺人者蓋甚非時君之言也然則不必至於興兵搆怨雖一政之不仁一事之不義凡所以戕民者皆謂之嗜殺可也爲民父母敎民若不能如保赤子則與斫脛剖心者無以異也

是心足以王矣

是心卽不忍牛之心人心本善或有不善爲物所蔽齊宣於牛則無些些所蔽故見其觳觫而有不忍之心於民則爲攻城畧地故使民肝腦塗野而不惜爲窮奢極欲故使民厚斂重稅而不顧豈其愛牛而不愛民哉其心有所蔽不蔽也是以能常

存不忍牛之心不爲物所蔽則足以王矣

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

此齊宣聞百姓皆以王爲愛也之語欲發明自已不愛牛之說然齊宣本無仁心仁術其平時一政一令無非好財好利之事則其貪吝之行百姓所習聞而慣見者百姓之以王爲愛非百姓無識不能知其出於不忍之心也齊宣之能有不忍之心實百姓之意慮所不到處見其以小易大以爲愛之必然之理也齊宣雖欲發明其不然烏可得哉

不爲也非不能也

不能者力所不能及者也不爲者力可及而不肯爲者也力所不及者稍稍用力漸進不已則猶有可及之道愚公之移山是也不肯爲者雖至易之事初不用力焉亦末由也已矣是以天下之害於事病於人者未有甚於不肯爲者也非獨齊宣於王道有此病後世之學者皆有是病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天之至大猶能則之舜之至聖亦曰可爲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無不可則之法人皆苦其規矩厭其法度置聖賢於如天上斗絕之地曰非如

我尋常之人所可到者安於自棄甘處下流盖亦不知聖賢卽是極尋常之人而究其所由亶出於不肯爲之病也惟狂克念作聖堯舜之所以爲堯舜者無他惟其克念而已均是人也苟能克念抑何負於彼哉尺寸之木有合抱之理濫觴之水有滔天之勢學者但當自期聖賢而無不肯爲之病可也

不推恩無以保妻子

推恩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人若能老吾老幼吾幼則雖不及於人之老人

之幼亦足以老吾之老幼吾之幼也孟子曰不推恩無以保妻子者何也曰若老吾老而不及人之老則人亦老其老而不老吾之老幼吾幼而不及人之幼則人亦幼其幼而不幼吾之幼使人不老吾之老不幼吾之幼實出於吾之不及人之老不及人之幼之故也是以不推恩無以保妻子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

恒產者可常生之業也恒心者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然則爲士者雖無恒產不可無恒心不以貧賤而易其志

者政謂是也後世之自以爲士者其無恒產者已無可論而其有恒產之人鮮不至於放辟邪侈者其見孟子之言能不汗顏乎

罔民而可爲也

民之放辟邪侈罪不可不刑然而孟子以爲罔民謂其使民及陷於罪者實由於制民之產不足以事父母畜妻子因無恒心之故也書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萬方古之聖王見民之犯罪者則必反其本曰不能使民足其衣食知其榮辱至於此者是余之過也聖賢愛民之心可

謂至矣其及後世刑民之罪或不待放辟邪侈又或有蹊田奪牛之罰如是者罪不止於罔民而已矣

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

天地之間惟人爲貴貴人賤畜人無不知者也齊宣身爲人君令於國中曰郊關之內囿方四十里殺麋鹿者罪如殺人是貴畜而賤人也其如是則囿方之大何待於四十里雖一步之地大莫大焉

畏天者保其國

上文曰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以小事大者卽安

分也人豈有不安其分而能保全者乎是以畏天者保其國也

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民之不得而非其上者雖非也然百姓無識苟無恒產因無恒心其不得而非其上者誠不足深誅也人君者亶聰明者也賢者責備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則其非有浮於不得而非其上者之非耶

一遊一豫爲諸侯度

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取舍好惡人皆候之動用周旋人皆察之是以造次顛沛不踰規矩雖遊戲

豫樂之事不足爲法度者不爲也況於十旬之畋長夜之飲乎唐高宗謂侍臣曰朕舊聞胡人善爲擊鞠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羣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爲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冀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戒高宗嘗一觀之故羣胡生窺望之情與其焚鞠自戒無寧若初不觀之之爲度也春秋曰公矢魚于棠爲帝王者雖遊豫之事其可不度乎哉

王知善之則何爲不行

人之所以貴知善者爲其知善之爲善而能行其

善也若徒知之而已則知惡何傷知善何益反不如不知者也不知者寧不知善之爲善及其知善之爲善則有可行之道知而不行者則未如之何矣蓋天下之病於人而害於事者未有甚於此者也昔者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爲何墟野人曰是爲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爲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爲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爲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管仲曰其人爲誰桓公

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是以非知之艱
行之惟艱

雖褐寬博吾不惴焉

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舊註曰縮義也惴懼也準此解則爲雖褐寬博吾不畏焉之義亦不成說也王若虛孟子辨惑云不字爲衍不然則誤閻若璩四書釋地三續云不豈不也猶經傳中敢爲不敢如爲不如之類王引之經傳釋詞云不語辭不惴惴也元人四書辨疑云不疑爲亦字諸說未知孰是而盖其本義則爲自反而不義雖褐

寛博吾畏之之意爲當

天時

天時不如地利爲之說者皆以時日干支孤虛王相之屬解天時近世以時日干支湊爲動作吉凶之說者不可勝數皆上古所未有也以此爲天時恐非爲士者之所宜談者至若彼邦離叛此國輯睦彼歲饑饉此年豐熟彼軍疾疫此衆强壯又如舟師遇春水騎兵得秋風涉險而無雨雪襲擊而逢陰晦敵國之所謂天時者此類也南軒曰用兵乘機得其時也亦此意然朱夫子亦以孤虛王相

爲解必有以也

中庸

不睹不聞

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解之者紛紛致說於人所不睹不聞已所不睹不聞之別未有歸一余以謂下文有君子愼其獨則此當從人所不睹不聞可也盖人之私心於十手所指十目所視之處不須隄防自然斂束不敢恣縱及在隱暗之中獨居之處則坦然放肆以爲雖有不善人不可知也然誠於中則形於外人之視已如見

其肺肝自古以來大姦大巧暗昧中所爲之惡未聞曾有人不知者故君子之於人所不睹不聞之際益加戒愼恐懼焉詩之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余謂當從人所不睹不聞可也若已所不睹不聞則亦着戒懼於何處哉

禮記

毋不敬

毋不敬者無時不敬無處不敬無事不敬如坐如尸坐時敬立如齊立時敬也范氏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一言蔽之曰毋不敬西山眞氏德秀曰曲

禮爲禮記之首而毋不敬爲曲禮之首敬者禮之綱領也盖初學禮者當始於毋不敬能盡禮者當止於毋不敬也

儼若思

永嘉戴氏溪曰儼若思者非眞思也此以若思而實不思之思解之其意歸重於儼字也鄭註曰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此以實有所思之思解之其意歸重於思字也大抵讀者以儼字爲句若思爲下節則其義如戴以儼若爲上節思字爲句則其義如鄭讀者當自擇焉

樂不可極

四不可之中惟樂最爲難制也蓋長敖從欲滿志其惡易知知爲惡則有可制之道也樂者得其所欲然後生者也所欲既得則人情不得不樂矣樂極之害不下於敖欲志三者而其惡之易知不似三者之顯著故人或難知何則如敖欲者雖不至於長從其惡易具而樂則至於極然後始爲惡也是以方其不至於極之時則不知其爲惡不知其爲惡則其制之不亦難乎且樂之至極浸浸然令人不自知也假以十旬之畂長夜之飮言之一日

不止則至於十旬也只卜其晝而至於長夜也究其所以則皆由於方其不至於極之時不知其爲惡而然也故曰惟樂最爲難制尤當着力也　鄭註曰四者慢遊之道桀紂所以自禍盧陵胡氏銓曰四者聖賢所同戒鄭意專指人君非也胡氏之說甚可而但人君則長敖從欲滿志極樂有最易於他人者也

臨難毋苟免

就吉避害人之常情賢愚所同然特君子一主於義而不苟於免也義可以免則免義可以不免則

不免然則其免不免惟在於義不義而已也梁蕭允寓京口值侯景之亂人皆避賊允獨不行或問之允曰死生有命豈可避而免乎夫免不免在命避不避在義允無江障城守之責避之固義耳何可委命而不避也仲尼微服而過宋豈不知命而苟免者哉如允者可謂但知有命而不知有義者也且難者人之所欲免者也是以聖人但禁止其苟免苟免云者則在義不當免而免之之謂也非在義當免而徒爲不免之謂也

取妻不取同姓

鄭註爲其近禽獸也顧亭林日知錄云姓之爲言生也左傳昭四年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詩曰振振公姓天地之化專則不生兩則生故叔詹言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語曰同姓不婚懼不殖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是知禮不娶同姓者非但防嫌亦以戒獨也此說甚善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

鄭註寡婦之子弗友避嫌也陳澔集說曰避好色之嫌恐二說皆不安夫友其子而淫其母此豈君子所可議到者乎聖人必不以此預爲嫌人也大抵寡婦之於子或溺於慈愛至有失敎訓之道者

如孟子王陵之母世豈多有哉是以雖寡婦之子有見焉則可與爲友此聖人擇交之義也若如陳說則寡婦之子雖有見焉似不與友也

刑不上大夫

解者甚多未知孰是而盖周官八議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者則人君別其貴賤以禮待臣之恩也若以事理言之則人愈賢而望愈大位愈貴而責愈重詩云哲人之愚亦維斯戾是也是以竊以爲士與庶人同罪則士之罰宜重於庶人大夫與士同罪則大夫之罰宜重於士也李氏格非曰大夫

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加之耳此說甚好大抵刑不上大夫者則可殺不可辱之義也

卹勿

鄭註卹勿搔摩也方氏慤以卹勿驅爲句其義亦通竊以爲彗卹勿驅爲句亦可孔疏以彗爲竹帚終未安焉彗恐爲彗之之義非眞彗也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

陳澔集說大夫士有徙居他國者行禮之事不可變其本國之俗本旨似不如是矣禮從宜使從俗

是以君子居其國則凡行禮之事當如今所居之俗則入鄉循俗之義也故下有皆如其國之故之句其國者則今所居國之謂也然不可變俗亦不可泥俗故謹修其法審愼行之若以己本他國之人居其國不從其俗則烏在其不變俗之義哉

爲人臣之禮不顯諫

事君不顯諫人臣之禮固當如是而不如是則不能使人主納諫也夫以史策言之三代以下二十一代惟漢高祖從諫如轉圜北周文帝從諫如順流唐太宗屈己從諫而此外無聞焉人主從諫若

是之難是以古人或有犯顏逆鱗之諫雖出於不得已矣亦非禮也且讜諫爭諫多不採納而譎諫微諫十聽八九豈非所謂言之無罪而聽之足戒者耶是以顯諫不徒違禮亦非納諫之道也明人有以理勝君之說其言已為無禮而且雖曰勝之無糾謬格非之功何益也大抵納諫之道在人不在言如不以人微而廢言則實不易得者也人臣若砥身礪行進退本末有足可聞則其有所獻替必無不從之理也若考其平生所為無可以言道者則雖或有一言之正一見之得亦何足以動心而回聽也故能見重於人君者爭諫則許之以正直諷諫則稱之以忠厚雖不從必敬之不能見重於人君者爭諫則待之以狂妄諷諫則畜之以俳優若不從必有誅是以惟大人者為能格君心之非也

左右就養無方

饒氏魯曰養不止飲食之養言或左或右無一定之方當從此說近世毛奇齡論語稽求篇犬馬皆能有養引此

死而不吊者三畏厭溺

此章甚多論鄭註孔疏之外如慈湖楊氏臨川王氏之說不可勝記方氏慤曰三者之死皆非正命皆不吊非謂三者之死盡非正命也非正命者不吊正命者可不吊乎又吊與哭異經言吊不言哭非九族五服之親也經文本無可疑先儒於此空

致紛紜此說似可盖吊者哀其死不吊者不哀其死之義也如人有罪惡而死則當不吊此則以其罪惡雖死不足哀之之義也今此三者以言乎罪則似不至於死而不哀之境以言乎非正命則不徒此三者而已此先儒所以不無疑也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不爲也

恥具鄭註云辟不懷也孔疏辟不懷左傳宣八年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懷思也葬用近日則是不思念其親今送死百物皆具是速棄其親今未卽辦具是辟不思親之事也陳澔集說云君子恥於早爲之而畢具者嫌不以久生期其親也恐二說皆未安夫人之所嫌者

則情跡疑似思慮或及處也如非商臣煬廣之惡世豈有期親以不久生者乎此豈人之所可嫌而人亦以此嫌人者乎決非仁人君子所可道者也詳究經文有不然者竊以爲此一節當解以喪具如孔疏棺即預造則一日二日不可辦者臨喪始具之君子恥之然如一日二日之間可辦之物如孔疏衣亦漸製但不一時頓具者則君子弗爲之也恥臨喪始具者則君子爲親不能遵歲制月制之禮恥其倉卒窘迫也不爲一日二日可辦之物者則左傳預凶事非禮之義也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

盖喪服之制出於族屬與恩義也禮經繼父同居則有服若未嘗同居則無服無服則繼父亦如路人也雖路人爲其母之夫也故稱父有同居之恩也故有服然則聖人之禮雖無族有恩則有服雖無恩有族則有服也夫同母異父之昆弟爲其母之子則族也有族則已可以有服而且若同居則旣族且恩尤可以有服也禮經無文先聖制禮必有以也不可臆斷然在義父重於母在禮服有等殺公叔之大功儀狄之齊衰俱爲太過從横渠小功之說似當耳

擇不食之地

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擇不食之地者非徒爲不害於人而已葬之禮當如是也古人之爲葬也亦擇地焉擇之之意爲死者也所擇之地則不爲木翳土崩如程子五患等處也孝子之心雖千百年之後使其親之體魄不忍暴露也自入五孤首之書出人皆惑於禍福之說亦擇地而葬焉擇之之意不在於死者所擇之地亦非其地一從堪輿之術苟利於己不恤其他且或疑信未定有朝葬夕遷者非但違禮亦惑之甚者也唐呂才葬篇以六說詰其不驗且云世人之爲葬巫所欺忘擗踊荼毒以期徼幸由是相塋壠希官爵擇時日規財利切中時病也 黽氏讀書錄云世傳葬書之學皆云無出於郭璞之右者今盛行皆璞書也按璞傳載葬母事世傳葢不誣矣璞未幾爲王敦所殺若謂禍福皆係於葬則璞不應擇凶地以取禍若謂禍福有定數或他有以致之則葬地不必

擇矣嗚呼璞自用其術尚如此況後邉其遺書者乎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近世江永曰賓客方至而遽言及死似非人情疑此卽論語於我殯之言朋友死無所歸者發記者傳聞遂異辭耳此說善矣嚴陵方氏慤亦曰賓客論語言朋友互相備也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則聖人之重交友如是也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則聖人之重友道又如是也後世之人交友皆以勢利友道亦以不重至有朝投轄而暮按劍者是以廉頗聽赴市之喩翟公有署門之歎交道至此亦云無餘矣元周仁榮築一室纔落成友人楊公道輿疾至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周讓正寢居之妻子咸不然周不顧未幾楊死有箱財莫主之者楊之弟詰周求分周曰若兄寄死於我意固在是喪費皆自己出終

不利其一毫對衆封籍呼其子悉付與之如周者可謂知友道者也歟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

註疏以遣車一乘及墓而反爲二事吳氏八字爲一句其說亦可盖過恭過儉皆失禮然晏子之失禮可謂觀過知仁也

舞斯慍

或曰舞斯蹈對下文辟斯踊或曰憂斯慍對上文喜斯陶未知孰是而大抵憂舞蹈慍之間必有誤字孔疏之中間舞斯慍一句是哀樂相生則似穿鑿

陳太宰嚭使於師

石梁王氏云是時吳亦有太宰嚭洪容齋邁云嚭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更錯其名洪說似是矣

石祁子兆

有意於兆而不兆無意於兆而得兆非龜之兆惟人自兆傳曰年句以德德句以卜石祁子不沐浴佩玉德於五人者遠矣亦不必更待其兆也

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覊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

行者未必盡執羈靮居者未必盡守社稷其行其居惟在其人與義也但人君反其國厚從者而薄守者則私也

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章

鄭註恃寵虐民非也方氏云子臯所爲順非而澤也朱文端公云子臯豈虐民哉意當日所犯無多必從而償之是喣喣之仁也且邑長犯禾民受償是教民不順也後難繼卽孟子曰亦不足之意鄭註方說何其謬此說甚善然竊以爲高柴仲尼之賢弟子也以成人爲衰之事觀之其爲邑宰必有

道矣人之爲邑宰能如高柴然後可以犯禾不庚示民以順也不然必不免鄭註方說也

仕而未有祿章

陳澔集說前鄭註而後方氏此當從方說按經文仕而未祿者其義祿重於仕在人君則重祿可也在人臣則重仕可也故宜從方氏

魯人有周豐也者

周豐之對哀公誠善矣至於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則有破斗折衡民乃不爭之意或者賢而近於黃老者耶

幷植於晉國

鄭註弁猶專也謂剛而專已植或爲特吳氏曰弁
植國語作廉直弁盖廉字缺損植盖直字增多此
說似可

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

民之趨向皆由於在上者之導率從如風草速於
置郵故孔氏志淫好辟疏有欲知君上善惡之語

大夫無故不殺羊

此節用之義也牛羊豕以位次言非謂諸侯無故
可殺羊大夫無故可殺犬豕也盖天地之物有限
故聖人之制量入而爲出不至暴殄不如是不可

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也蔡京一宴每殺鶴子千餘孫承佑一宴殺物命千數每謂人今日富有小四海謂南蝤蛑北紅羊東蝦魚西栗皆備也魚宏嘗謂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鼈盡山中獐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晉武帝幸王武子家供膳食蒸豚有異於常問乃以人乳飲之此可謂如是防民民猶至此者也

修其教不易其俗

入鄉徇俗禮從宜使從俗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聖人之重俗如是俗者人相轉習也凡事人習聞習見則安之夫教者安民者也是以先王因俗立教如有不善之俗必順其勢而導之使民日遷善而不知也故雖有良法美教若駭異於習俗則民不

安焉民不安則非徒不可行亦不足為教也

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不但中國戎夷五方之民也雖一都一邑之民亦然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習相遠之致也

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長樂陳氏祥道曰春教以樂秋教以禮則文王世子春誦秋學禮也夏教以詩冬教以書則文王世子冬絃夏讀書也陽動而主聲陰靜而主事春夏陽也詩樂則聲也秋冬陰也書禮則事也周官大胥春合舞秋合聲與此不同者春貌之時而舞則

貌也秋言之時而聲則言也先王於陰陽之理或取以動靜或取以五事各有所當也此說甚善陳澔集說以舊註陰陽之說爲拘泥似過矣盖聖人造士之法有時有物必不空然立說也聲舞陰陽之別孔疏詳之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

延平周氏諝曰終身不仕義也葬以士禮恩也嚴陵方氏慤曰死以士禮葬之則不特貶之於其生而又貶之於其死也古人云人非堯舜豈可事事盡善也今以一事之廢終身棄之而死又貶禮恐不無爲二卿而棄干城之慮也大夫之廢事者自爲引義如是則可也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刑者公也平也從輕從重皆私罪罰相當而已矣必即天論者天意無私體此用法之義也郵罰麗事者輕重諸罰惟從其罪之義也上文有附從輕赦從重之句聖人恐斷獄者因此或過於附生故以此節繼之於下文凡作刑罰輕無赦之下則或恐人因此用法太重故繼以一成而不可變君子盡心焉戒之於此可見先王欽恤哀敬之意也

昏參中朝尾中

中星古今不合如春分月令昏弧曉建唐井斗宋

井箕明井尾以至二分二至皆如是相違矣勿軒熊氏朋來曰中氣有淺深中星有推移執月令每月所指三星而謂是月專在是星宜其不合也按太陽以逐月中氣後移一辰自有定法如昏曉中星只當以月建對衝昏曉互求之孟春昏中之星卽孟秋曉中之星孟夏曉中之星卽孟冬昏中之星不可拘一月一星傳曰火中寒退乃六月初昏心星中而暑退十二月平朝心星中而寒退也近世戴震遺書云日夜分暨永短終古不變者也列星之相距不移徙者也終古不變者因乎地而生

里差相距不移徙者因日躔而生歲差星以紀候者先後一月虞夏日躔所在與周差一次與今差二次星之見伏昏曉中實因之而異此說詳阮芸臺元日中星以時刻為主故所紀中星有偏東偏西之歧近世胡亶中星譜以列宿為主故所紀為星座正中之時刻各明一義足以互相發也

孟春行夏令章

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人君配天地而叶陰陽其政令施為動關休咎之徵此必然之理也至如某政亂則某災出某事失則某眚至則不可必也是以仲尼作春秋書災異不言其所以然也焉

氏睎孟曰洪範咎徵曰狂常雨若僭常暘若豫常燠若急常寒若蒙常風若葢君之五事象天之五行一極無皆凶也狂失之蕩故若常雨僭失之亢故若常暘豫失之緩故若常燠急失之躁故若常寒蒙失之蔽故若常風咎作於上而其驗見於下者如此故云徵焉儒者讀此誤而曰人事失則天必以其類應故指物辨類曰方春而行夏秋冬令則必以此爲害三時亦然嗚呼其果可必乎以未可必而必之此人君所以聞而不信也後人藉此而爲五行災異之說曰眚祥禍出五事亦欲以警

戒人君而卒之不可必也於是人君始怠厭說者之怪迂矣亦何補於警戒之實乎夫洪範以五事爲敬用以庶徵爲念用則所以警戒之亦至矣蓋所謂君子之言信而有驗者哉此說甚善自宓生栩紀大傳之後儒者皆宗陰陽之說董仲舒治公羊劉向治穀梁劉歆治左傳京房著易傳於是五行庶徵之論不勝其煩談天地如目擊說陰陽如指掌青白赤黑之眚歷歷皆應其徵蠢動飛走之孽一一可辨其類其理不可期必其說漸覺支離聞之者足可荒誕而不信此豈聖人不言天道之義哉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貫如雨公羊曰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爲之謂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貫如雨穀梁曰夜中星貫如雨其貫也如雨左傳曰恒星不見夜明也星貫如雨與雨偕也左氏之說最善也董仲舒治公羊曰常星二十八宿

者人君之象也衆星萬民之類也列宿不見象諸侯微也衆星實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爲中國也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嚮亡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民絕矣誠如是說天之使恒星不見已有意其夜中又有意星實又有意實而不及地又有意不及地而復又有意雖曰天垂象以見吉凶豈可作其形容象其舉措若是之仔細諄諄乎經曰天何言哉如此讀經必非仲尼之本旨也宜乎人君之厭其支離也

祝聲三

鄭註祝聲三噫歆警神也孔疏陳澔集說以歆爲歆饗江永曰噫者發聲歆者轉聲取聲不取義此不說飲食何享之有此說善

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

江永曰其云不得嗣爲兄弟者謂因葬故稽遲婚事若非喪則已嗣爲兄弟矣此辭正不欲其嫁也非謂今後遂不得嗣爲兄弟遽令其改嫁也女氏許諾者許其不改嫁也其辭若云敬聞命矣某之子敢不守禮以須故曰許諾而不敢嫁如壻家諷其改嫁而女氏不敢嫁則當云不許何云許諾乎既已許諾則竟嫁之矣何又不敢嫁乎註云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是誤讀不得嗣爲兄弟之辭而害意者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成壻踐其前之諾也壻家於是取之禮之常也萬

一壻家有他故不欲取女氏不能强然後嫁之此又禮之權宜夫子亦舉其或有之事言之正謂女家不得輕嫁也非謂父母死者槩不取槩不嫁也此說善矣

孝經古文今文

孝經者孔子爲曾子言孝道門人錄之爲書者也有今文古文之異盖遭秦火之後出於漢初顏芝之子貞者爲今文凡一十八章而鄭玄爲之註武帝時魯恭王得於孔子屋壁者爲古文凡二十二章而孔安國爲之註後世諸儒各騁已見尊古文

者則曰孔傳旣出於孔壁語其詳正無俟商搉撥於鄭註雲泥致隔行孔廢鄭於義爲允况鄭玄未嘗有註而依倣託之者乎尊今文者則曰劉向以顏芝本參檢古文省除繁惑定爲今文無有不善爲之傳者縱曰非玄而義旨實敷暢若夫古文並安國之註其亡已久世儒欲崇古學妄撰孔傳又僞爲閨門一章文氣凡鄙不合經傳將何所取哉開元七年唐明皇詔議二家孰從劉知幾謂鄭註非鄭玄所著其驗有十二條司馬貞力斥孔註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註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

明皇自註孝經遂用今文古文旣絶宋司馬溫公在秘閣專主古文孝經作爲指解至以世俗信僞疑眞爲言且謂孝經與尚書俱出壁中今人皆知尚書爲眞而疑孝經之僞是何異知膾之可啗而疑炙之不可食也朱子因衡山胡侍郞玉山汪端明之言就古文孝經作孝經刊誤元吳草廬又以今文爲正而爲之訓解其餘解釋註訓之家不可勝計而入者主之出者奴之二說相錯靡所止定可謂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宋黃震日抄云孝經一耳古文今文特所傳微有不同如首章今文云

仲尼居曾子侍古文則云仲尼閒居曾子侍坐今文云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古文則云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則云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文之或增或減不過如此於大義固無不同至於分章之多寡則今文三才章其政不嚴而治與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通爲一章古文則分爲二章今文聖治章第九其所因者本也與父子之道天性通爲一章古文則分爲二章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古文分爲一章章句之分合率不過如此於大義亦

無不同古文又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此二十二字今文全無之而古文自爲一章與前之分章者三共增爲二十二所異者又不過如此非今文與古文各爲一書也以余觀之古文今文之相違誠如黃氏之說特其辭語句讀微有不同稽其大義初無絕相矛盾者諸儒於此致其紛紛者蓋亦末也孝經者唐堯虞舜所傳授之大道仲尼曾子相問答之微言天經地義之極至德要道之源百行根柢六藝關鍵比重則五嶽山輕方深則四海流淺往古來今

莫大之教自庶達帝不易之典學者於此但當默識心融身體力行可也奚必論章次之先後計篇數之多寡哉劉明孔本末有墳栢春枯之譽陸譏鄭註不聞潛魚冬躍之稱此豈非求於句讀之習忽於義理之實眼過口過書自我自之致哉魯論深旨不在於問王問玉之辨周易奧理何關於豕牙豕互之別是以讀聖賢之書者當以咀嚼英華簸揚糠粃無至於畫蛇添足可也故余謂讀孝經者不可膠固於古文今文之別云爾

先伯氏圭齋太史公素尚經學而詩文不屑爲也於林泉樓榭遊宦送贈之際或有應副之作皆散佚不收然世之誦傳者有之矣中年潛心於象數之學博涉羣書精悟奧旨撰解成書眞厤算家之津筏也余搜輯詩文所存無多片言隻字之得不泯沒亦其幸也用活字擺印要壽于後而此非先伯氏本意也凡詩二編文四編若海鏡細艸解十二編推步續解四編儀器輯說二編並印藏于家不附於詩文藁中公之平日志業乃止於此而已乎嗚呼痛哉

甲子九月上澣胞弟秉吉謹書